



真实再现历史与英雄

——访《功勋·能文能武李延年》导演毛卫宁

■本报记者 栗振宇 王志平

点亮那动人的精神火光

■栗振宇

记者：《功勋·能文能武李延年》播出后，观众反响热烈。不少观众还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观后感。作为导演，您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观众？

毛卫宁：我觉得首先是真实。做这个项目时，我们首先要求自己真诚地、力争全面反映李延年同志在346.6高地的战斗过程。这是我作为导演的职责，也跟我的家庭有关系。我的父亲是军人，抗美援朝之前与黄继光在同一个新兵连受训，两人还是同乡；我爱人也是军人，在军队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我对军事题材影视创作抱着崇敬、敬畏的心态。创作者首先端正自己的心态，这很重要。

第二，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们是下了功夫去还原这场战斗的。我们选择的拍摄地在中朝边境，离当年战斗的发生地只有几百公里。我们找了一个350.2高地，与346.6高地高差不到4米。我们在高地上修建了1.5公里的战壕，还运了4辆坦克上去，就像当年打这场战斗一样来准备应有的人员与装备。同时，我们选择了2020年10月8日开机。346.6高地战斗就是在1951年10月8日打响。我们选了同一天，是因为气候环境基本相同。回过头来看，在拍摄过程中，整场战役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，我们都努力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逼真还原。

第三，拍摄时，我们用了大量运动镜头，比如模拟夜战照明弹效果等。再加上其他拍摄技术的运用，使得战场氛围非常逼真。所有的这些努力，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真实。

记者：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中间还有一个创作的过程。请问你们在实地拍摄前，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？

毛卫宁：2020年1月初，在军队有关部门的安排下，我们采访了李延年同志。李延年同志住在广西的一个干休所。我们本来打算在干休所采访，拍一些视频资料。因为拍摄过程中，演员需要了解人物，片子最后也要用采访画面。但李延年同志因为身体原因，不太方便离开家，我们就去他家拜访了他。在他家客厅，他跟我们聊了4个多小时，讲他的从军经历。

当然，毕竟李延年同志年事已高，说起往事时，他记得不一定那么清晰。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点他记得非常准确，那就是牺牲战友的名字。这让我们非常吃惊。现在，我们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够记得住身边人的名字。后来，我们了解到，他有一个相册，里面都是牺牲战友的照片，他经常翻看。他还经常去当地的战史馆。馆里有一面墙，墙上都是他牺牲战友的名字。所以，他觉得“共和国勋章”是他代表牺牲战友获得的。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促使我们在创作中不仅要塑造好李延年的形象，还要塑造好他身边战友的形象，讲好他们的故事。

记者：您父亲是军人，您在部队大院长大，您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，一定对李延年这一辈人有一些自己的认识。采访完李延年后，他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？

毛卫宁：最深的感触就是听党指挥。他们的这个信念特别坚定，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的战士。李延年同志荣获“共和国勋章”前，已离休30多年了，生活简朴，从没跟党提过要求。他最热衷做的事，就是去学校给孩子们



毛卫宁简介：国家一级导演。近年来主要作品有《誓言无声》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《英雄无名》《战旗之战火青春》《战旗之怒火英雄》《十送红军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。曾多次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电视飞天奖等，荣获第六届“全国德艺双馨影视文艺工作者”称号。图为毛卫宁在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拍摄现场。

讲他们那一辈人的革命史。包括接受我们采访，他认为也是党交给的任务。他们对党的这种感情一生没有变，一切都按党的指示来做。我觉得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非常深的烙印。

李延年同志是个指导员，长期做政治工作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，但是以往的影视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够充分。这次拍摄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，我们其实是力图回到政治工作的本质上去表现。这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而是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展现。因为李延年同志就是这么做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点很好地表现出来。

记者：您刚才谈到政治干部的影视形象，我们之前积累的经验，确实并不多。那么，您在创作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？又是如何克服的？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细节？

毛卫宁：我们接触到李延年同志的材料，对他的故事有了一定了解后，就意识到要展现一个指导员的艺术形象。指导员，在我军的编制序列和过往历史中，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。以一个指导员的经历为主线来塑造人物形象，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。支部建在连上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，这些对我军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，如何通过一个具体的艺术形象得到展现？这可能就是这部片子的一个重要突破口。

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首先遇到的挑战或难点在于，塑造指导员的形象，不是简单的做思想工作，比如开会、谈心等。这些表现不能是静态的。具体到李延年身上，这些内容本身也是在战斗中发生的。所以，我们就力图把指导员的工作内容，放在一个动态的表达中。这种动态，是塑造人物的需要，也是推动剧情的需要。比如大敌当前，小安东当了逃兵，怎么处理？类似情节过去我们表现不多。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情节，就是希望生动体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。

因此，剧中几乎没有特别静止的状态，包括他们的谈话都是在战斗中和战斗间隙进行的。所有的情节，都是在战斗过程中穿插进行的。动态化呈现思想工作，可以说是我们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。

记者：战时政治工作一定是跟战斗过程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您看小安东事件的处理过程，就成了这个片子的一个亮点。剧中，李延年的战斗动员尤其让人印象深刻，请您谈谈这段情节的创作背景和细节。

毛卫宁：在剧本创作时，我们谈到必

须要有这样一场戏来表明我们为什么要到异国他乡打这一仗。不仅战士要明白，今天的观众也要明白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场戏。从创作角度来讲，我们很少拍台词超过两页纸的戏，但这场戏全长16分钟，时间占这一集的三分之一。我们不怕时间长，只要言之有物，就能够以情动人，能够打动我们的战士，能够打动观众。所以，我们决定拍这样一场长戏。

记者：剧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，“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”。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

毛卫宁：这句话是我们的编剧刘戈建老师提炼的。刘戈建老师曾经是军人，在基层也带过兵。李延年当年所在部队有很多“解放战士”，刘老师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。“解放战士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对他们价值观念的改造，实际上是在战斗当中进行的。这句话是在剧本中创作出来的，但我认为它是符合当时包括今天的政治工作原则的。

记者：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还有一个特点让人印象深刻，就是李延年的军事素质非常过硬。这点您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？

毛卫宁：李延年同志在朝前已经身经百战，他虽然一直是做政治思想工作，担任政治工作职务，但是具有很强的军事素质。对于我们战争年代的指挥员来讲，我觉得军政双优是普遍现象。

记者：怎样塑造英雄形象，是军事题材创作极为关键的环节。过去这些年，您塑造了不少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，请谈谈这方面的感触。

毛卫宁：从我个人的感受看，特别是从此次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的反响来看，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真实性。不能为了艺术而刻意拔高，把英雄塑造成超人。第二，我觉得要挖掘出英雄人物的内心动机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能做到？观众喜欢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这个片子，正是因为不仅看到了李延年作为英雄所做的一切，关键还看到了他为什么能做到和怎么做到这一切。

记者：近些年来，不少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在观众中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，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越来越受欢迎，在全社会影视剧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，您觉得

这其中有哪些原因？

毛卫宁：从宏观角度讲，是党和国家在重大题材创作上有明确的文艺创作部署，这其中有不少就是军事题材的。比如今年，就涌现出非常多的向建党百年献礼的影视作品。从我个人角度讲，我觉得这些年，我们更加注重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微观表达了。比如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，既有《跨过鸭绿江》这种宏大结构的作品，也有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这种具体写一场战斗、写一个基层指导员的作品。这样，观众不仅能从《跨过鸭绿江》了解抗美援朝，也能从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以点带面地了解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。还有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，我拍过一部电视剧《十送红军》，也是从微观角度展现长征的。我觉得，战争题材创作既要表现统帅部的战争，也要表现战壕里的战斗。在创作上，宏观与微观的有效结合，可能是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记者：我注意到您之前还拍过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等不同类型的军事题材作品，也获过不少业内的大奖。站在新时代背景下，您觉得我们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，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下功夫，才能产生更大影响力？其中的突破口有哪些？

毛卫宁：中国是一个影视剧生产大国，但是在战争题材上，我们距离世界优秀战争影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我个人觉得，有题材选择上的问题，也有包括技术运用等表现手法上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在此次拍摄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之前就确定，除了主题表达、塑造的中心人物、故事情节具有我们的特点外，在制作水准上也要能跟世界一流的创作团队、世界一流的战争片对标。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们始终在关注最新的战争题材影视的拍摄过程，而且在使用“穿越机”（一种高速无人机）拍摄等方面，实现了创新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。

记者：总结一下您刚才讲的未来军事题材影视创作的“突破口”或者说“发力点”。

毛卫宁：是这样的。第一，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，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；第二，关键是要表现我们这支军队的特质。第三，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影视表现手法，努力实现自己的创新。

毛卫宁：谢谢。

毛卫宁：谢谢。



长征

第5306期
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